

皇明兩朝疏抄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十四

後直類二

後直類二

馬銜

竊維自古帝王未嘗不以納言受諫為美德故曰主聖則
臣直又曰君仁則臣直蓋平居無犯顏敢諫之人則臨難
無伏節死義之士故敢言之臣 國家求之惟恐不得若
夫庸庸碌碌趨炎附勢以保富貴之徒利于身而不利于
國人主得此將安用之故朱雲折檻漢室推重且言官舉
劾大臣自是常事無足異者昔狂生詆毀賢相李沆且謝
之古今以為美談此見御史曹嘉慶有章疏論列大臣蒙

陸下改調外任已於公論不愜尋復有茂州之命夫茂州僻在萬里殆有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之意臣謂嘉雖過當要亦有志敢言之士得罪恐不至此况其所言未必盡為妄謬陸下以此處之不亦甚乎夫人主之于言官言有不當寢之而已未有罪之之理罪之而又罪之不亦甚乎臣恐天下後世謂陸下為不喜開言路矣且天下之事大臣得行之言官得言之勢宜兩重不宜偏枯傳曰敬大臣也體群臣也陸下因曹嘉論列大臣怒之之深必謫竄遐方而後已足于大臣何厚于言官何薄也臣近見通報乃知非出陸下意也感于給事中毛玉御史劉

廷璽尚信輩之言也夫數臣者或懷觀望或為所私乃為此舉投井下石獨何心哉即嘉死于窮荒數臣由此遂得美官雖快一時之意其如天下萬世公議何哉夫曹嘉一時感激失之迅急 陛下罪之猶可諉也至于給事中關國陞授僉事 命下已久一日忽有萬里投荒之行使中外之人驚駭而莫知其端言者謂曹嘉之本假手於閹此曖昧之事誰得而見况嘉雅有才識途人皆知固不假手于人而亦非人之所使也小人進言羅織連坐如此

陛下無乃陋其術中乎夫大臣科道皆 陛下臣子慈父於子無所偏愛今使嘉與閹也因大臣而貶竄遠荒恐非

陸下之本心而為大臣者恐亦無以自安矣嘗謂異類相
攻勢之常也猶可言也同類相攻非常之變不可言也且
天下之患莫大于朋黨竊觀今日之勢黨議將起矣

陛下可不體乾剛奮震斷早為之慮乎且臣與曹嘉實同
鄉里臣有此論必有謂臣私于嘉而為之地者臣但知為
陛下盛德惜為 國家大體惜萬一 陛下惑于人言

復以曹嘉閤閣慶臣亦不復顧矣惟望 陛下不厭

煩勞親 覽臣言惜人才之難得 物下吏部復嘉

閣二臣之官使得涵養德量以就遠大之器豈非 清

一盛事乎

有任直以光 聖德疏

韓楫

臣聞人君以用言為明人臣以進言為忠用言者不當計其言之遜逆進言者不當計其身之利害皆惟其理之所在何如其矧言官職同獻替義存舉正言及 乘輿天子動容事關廊廟宰相待罪法固使之然也豈得謂之沽直近名而必欲其噬啗脂韋以自媚耶歷觀古之帝王未始不以求言為先務後之英君詎辟乘時有為而其聞言路之通塞治道之否泰未始不相關焉 陛下升潛勵精

圖治虛已受言海內欣然庶幾復見帝王之盛而行之未久持之靡堅一二年來頓不如初頃者公事中邵繼曾上

言 綸音當審

陛下罪以輕率忤慢竟繁 詔獄未

蒙釋放夫一繼曾不足惜也第 國体所關為可深惜耳

蕪之眾庶愚頑未易戶曉一經聽聞相驚駭必以清明

之 朝且諱言矣 聖明之君且拒諫矣流傳四方關係

非細况夫災變日報 天怒方敷盜賊肆行民窮且甚此

下 詔求言之際豈可反以言為罪夫臣竊聞之君人之

度 天寬地容君人之德海涵春育今有一繼曾事

聖德未必有損罪一繼曾事 聖德未必有光何也繼曾

以言為職者也而以言獲罪乎繼曾何負焉使 陛下始

焉下之獄矣而終釋之則天下之人必將皆曰 陛下之

所以優容直言也如此 陛下之不牽制于近習之私愛也如此天下之頌 聖明者皆集于 陛下矣如此而謂於 聖德有損不謂之欺罔臣愚未之信也使 陛下始馬下之獄矣而竟罪之則天下之人必將皆曰繼曾之言職而獲罪也如此繼曾無負于 朝廷而 朝廷竟不之察也如此天下之頌忠盡者皆集于 繼曾矣如此而謂于 聖德有光不謂之欺罔臣愚亦未之信也况天下惟中才最多故古之帝王常於容愚狂以作士氣若蹇蹇譎譎者不蒙甄錄而惘惘欵欵者竟見摧折將相顧駭駭率為誕謾諍臣噤口直士咋舌 陛下將誰與共理耶此風

一長敝俗競成求疵索瘢無所底極刑獄寔繁法網大密甚傷清議大鬱輿情豈所以望于治世者也亦豈所以望陛下者耶臣與繼曾並列言官知繼曾之當進言而不當以言為諱知朝廷之當用言而不當以言為罪其他固非所恤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宥狂直以安宗社疏

萬賄

臣惟大臣進退繫天下之安危忠諫從違關朝廷之理

亂故自古至今未有不以受言而輟任人而治者也頃者
大學士楊廷和以道事陛下至辛未不可再疏引辭

陛下輒准致仕給事中鄧繼曾以一事忤旨陛下怒

而下之獄一則輕放大臣果于不任股肱一則罪建言官

顯示自塗耳目臣以為此天下治忽之機乾坤轉移之

漸所繫至不小也陛下若以廷和為衰老可去則國

無老成人古所甚情況堂王朝舊不滿十數人

祖宗儲養四五十年以遺陛下者忍令一旦棄之邪若

以廷和為執拗則古人在中書月封還詞頭者有對使者
引燭焚手詔附奏曰但道臣沈以為不可者其君未嘗以
為執拗而當時致治之盛至今可考也廷和不撰織造
勅書乃為陛下社稷謀非徇其欲而身是圖者陛下
何不鑒其忠而乃厭其執拗而若以廷和議禮不能仰承
陛下之孝思則其所議于皇亦嘗無考據于事未嘗無兩
全非如造妖捏恠之徒駕邪說以榮惑聖聽者至如功
在社稷則庸言亦嘗許之矣胡廼以萋菲之言而遽
聽其引去邪傳說之告高宗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繼曾所言所謂逆于心者

陛下若矜其狂而求諸道求始無益也今以其言詞之忤
慢不惟不聽又從而罪之山藪蔽疾川澤納汗瑾瑜匿瑕
國君含垢天之道似不如此假使繼魯所言悉從過當

陛下亦當念其常以諫名理宜廷爭予以少霽 天威用

存 國體以倡言者之風可也不然則隨行結舌亦將焉
用彼為知其言若有可取 陛下乃加之以微纒臣恐將

來人懷獲重誣臣灶口天下事不知何所底極也方今山
崩水湧雷震天鳴或白氣亘空或五星聚室至正旦地震
滿室中根本之區災異尤甚內而列郡人相食外而邊
境乏軍儲此皆 社稷之憂天之所以警戒 陛下者至

英臣母一讀報不覺涕泗交零 陛下深居 法宮之中
不知曾一言及否也今流民嘯聚為賊已漸不可撲殲各
邊夷狄亦聞窺伺萬一長驅深入以戰則多疲兵以守則
多餓殍當此之際何以支持計今正宜任股肱以資裕沃
之方廣耳目以決壅蔽之患豈可引去者聽其去進言者
罪其狂狷伏望 皇上仰思 天命之難謀 俯念四方
之多故收回廷和致仕 成命使之展布四體益竭忠謀
左右大猷股肱王室將繼曾速 賜赦宥以旌直臣從此
日坐 便殿召廷和董教人與之揚確政事清心寡慾端
本澄源一意更新追惟迥謨公好惡以登材俊抑偏聽以

原缺

弘聽納以別淑慝

王時利

臣聞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孔子曰君有爭臣則無過舉父有爭子不陷無禮故子從父命奚距勿孝臣從君命奚距為貞夫能審其所以從之謂孝于息矣以此觀之則臣子之於君父言之順逆命之從違孰孰非孰孝孰貞陛下當知所擇近日桂萼董誥議典據逢遴機會聖心簡在傳陞美官吏部考功清吏司員外郎薛惠湖廣等道監察御史陳相段續鴻臚寺右少卿胡侍上言辨解連章論劾雖不避齒君路馬之嫌實求盡臣子諫爭之職陛下之

心豈不以為承順者之為恭而抑逆者之為忤諸人之見亦豈不知從之則順而有福拂之則逆而有禍誠不敢為身謀坐視蠱賊為國家蠹爾謂典禮雖天之叙秩而惇庸則在乎上德罪原天之命討而刑賞則主乎君實恭之協政事之懋臣亦與有責焉此教臣者言雖過乎有激心亦諒其無他然直道難容枉道易合正言難入邪言易從此其所以天威震怒聖衷冥回于辜等益堅倚任之心于諸臣益致猜嫌之念臣愚以為陛下猶天地父母也群臣雖有遠近親疎尊卑貴賤之不同其言雖有順逆從違可否承弼之不一而其實為天地中之萬物父母

中之嫡庶子則一也今以一儀禮之故而諸人超遷群言
獲罪或捕一詔獄或左遷外任臣恐海內聞之以為

陛下私于庶孽之邪媚忘其嫡長之孝貞抑且乏天地包
荒之量而有日月照臨之私陛下之淺深從此可窺
而桂萼輩坐要美官安享厚祿寵遇日隆揚揚自若而群
臣緣此坐罪舍其榮遇而甘僇辱自非喪心病狂何至于
此而桂萼輩肆以巧言上激聖怒已要忠誠之名而使
臣工皆為誹謗已備取寵于上而使人人得罪于下已
方曳履朝堂而使群臣遷逐外境已叨金馬玉堂之榮
而使群臣蒙械繫梏楚之辱士君子忠厚仁恕之道殆不

如此就使其論為正其人非邪臣不知其何說將以自解
干天下後世也就其中論之席書恥與同事蓋天理之復
萌方獻夫復膠前說實人言之有激而張聰桂萼堅執前
非大肆報復使其為席方之唇舌二人且不屑之而其假
借人言以為已重二人且掩避焉是又欲為席方之唇舌
而不可得者臣查得弘治年間事例文職傳奉者黜退為
民而近日蝗飛蔽天識者以蝗虫為嘉禾之蠹亦猶儉邪
為正士之害變不虛生理之先見臣觀漢唐黨錮之禍其
始也蓋欲快已之憤其後也至于亡人之國卒至其身亦
有所不免此其載在史策班班可考伏望 皇上畏上

天之變守 祖宗之法 採忠直之言消朋黨之禍將薛
惠等特 賜寬宥却待復還原職以示 優容方猷夫席
書從其辭免以 今名節張聰雖以到任桂萼患病未出
乞 勅吏部改除別職庶不違弘治年間之例而諸人亦
得齒冠裳之列 陛下欲保全諸人而諸人欲以自全者
其計不出乎此臣觸罪 威嚴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有狂直以振士氣疏

鄭一鵬

臣聞人臣之職以進言為忠人君之德以納諫為明故古之帝王或稽衆舍己或好問好察或從諫弗拂乃至立謗木設諫鼓百工技藝之賤皆得執事以匡其上其有不匡者則有常刑其汲汲求諫如此之切者誠以人主之威至尊而勢至重導之以言猶恐其熱而况加之以威則臣下不得自盡人主不得聞過而社稷危矣仰惟陛下臨御以來拔擢着俊察納忠諫臣下進言者雖在訐煩瑣類皆優容化理清明班班可述此皆陛下納諫之效也臣以為陛下執此之志始終不渝則堯舜不難為

三
日
正
中
是
也
卷
之
一

祖宗不難法矣近脩撰呂柟編修鄒守其論諫大禮俱以
言辭忤慢下錦衣獄忠義之士咸知二臣之無罪無一人
敢為陛下言者臣竊以為此非感德事也夫臣之事君
猶子之事父其忠愛固結無所間焉者也食芹曝背雖野
人亦有是心而况職列侍從以聖明無忌諱之朝士
皆得盡言者乎夫呂柟等言雖切其憂時感事忠愛之
心誠有可亮者且二臣文學行誼素為翰林所重而呂柟
大節尤著當逆瑾播虐柟獨懷遠迹講學明道以俟時
之清陛下龍飛二臣先後發夙夜而鞫固欲舉
明主于三代之隆而躋之堯舜上也有臣如柟輩

陛下正宜置之 左右以資其論思啓沃之益固忍摧折而挫辱之耶夫士氣振揚之餘雖中人易以自奮言路阻塞之後則賢者難以自立蓋士君子之正氣 國家之元氣係焉在 先朝佞倖煽惑群臣言事者一切擯以苛禍故忠賢播棄言路阻塞天下幾至敗壞此 陛下所親見也仰賴 聖明振作培植士無賢愚咸得采納然士君子之氣尚猶萎靡不振未能悉復我 祖宗之舊若更加摧折誠恐士氣益靡元氣日耗 國事之安危理亂未可知也且 陛下以天變 勅臣下同加修省構守益以進言相繼下獄又豈應天以實之意耶誠恐天下將謂 陛下

有厭聽人言之意則忠良正直之士遠謏諂面諛之人至
陛下誰與其理哉伏望 陛下深惟 社稷安危之計
天命人心去留之機念士氣之當振人材之可惜不以容
受直言為難而以言路阻塞為懼將呂卺等特 賜寬宥
俾照舊供職則士氣益振 聖德彌光 國家元氣愈固
一舉而數美從之矣臣僭員諫官思報 厚恩惟在竭誠
為此不避 塵瀆伏惟 聖明矜宥裁察幸甚

宥言官以弘化理疏

程啓光

先任給事中楊言題稱王邦奇奏言不實事件節奉

欽依楊言輕率妄言對品調外任欽此續該吏部擬除外

伏念國家之患莫大于壅蔽人君之罪莫重于依違

壅蔽則忠言遠而是非不明依違則觀望多而紀綱廢壞

古之聖王深為此惧于是立敢諫之鼓設進善之旌復置

言師以言為職不匡之墨國有常刑古稱從諫如流又

曰從諫弗咈三代而下此道漸衰以順旨為納忠以諫諍

為撓惡小人巧于揣度其言委曲逢迎君子期于責難其

辭忠鯁剴切時之治亂亦係于茲陛下宵旰憂勤勵精

圖治往者給事中軒道御史丘養浩魏有本曾存仁相繼
以言獲罪 聖恩通賜保全蓋 天地之德原本好生故
雷霆之威終期開霽優容收錄並無遺遺可見 聖德含
弘光大萬有邇者王邦奇流言動衆大肆猖狂 陛下勅
付外廷多官鞫訊群臣悚惕莫敢出聲揚言冒昧上陳似
為不知避忌其區區之心實欲因言以盡其職也因事以
效其忠也臣等皆以不言為羞揚言顧以敢言獲罪下同
輿卓備受嚴刑情既不申復斥外任此等用舍何以勵臣
工示天下哉况其官為給事以言為職參與會問之末初
無出位之嫌縱使言有過激不猶愈乎不言者乎在悖經

率不猶愈下觀望者乎今使不言者守官觀望者任使而
敢言者出之外任恐非陛下求治之初心也若使人各
以言為諱禍幾病蠱誰則發之舜之好問好察不以劾堯
而或遺禹聞善言則拜回嘗屈己以求諫誠知夫進言之
難而導之使言也故曰國將興賞諫又曰君仁則臣直
又曰主聖則臣直有如在臣陛下仁且聖矣貴而復之
國家之興不在是乎伏望皇上念祖宗設官之意
有狂瞽逆耳之愚痛懲重蔽依違將揚言復還原職庶幾
聽言之知使過之仁闡治之勇三者備焉所得多矣

齊威嚴以平政體疏

黃宗明

竊見翰林院編修揚名一本陳愚見以裨修省事奉

聖旨覽此奏足見納忠但說奮力自省朕性拙不能如曰
以喜怒失中用人去人有不當有未盡有不合民情者可
明言之伏惟 聖度寬弘 聖諭溫厚為揚名者自當俯
伏遜避待罪 附廷以俟誅譴豈惟臣子之分亦進退之
体所當然者顧乃不勝其好名之私率意妄言撫拾浮辭
以干 聖怒奉 聖旨揚名這廝納忠論事自當吐露真
誠明白指說却乃心存奸詐疑主欺君沽名賣直託言星
異脅制 朝廷泛引旁牽誣害忠善意引黨類志在毀後

使之人則在廷之臣比肩立一朝者孰不人人自疑儻錦
衣該司官奉法過謹則必將以疑似之跡風聞之言窮極
根株日引而不能窮也况以物名已經而次用刑死而復蘇
瘡痍正苦當此嚴冬萬一因艱深園豈不反為仁明之
累臣生當聖明備位卿佐遭逢非偶安忍坐視旁觀緘
默自便致使刑罰失中以復起紛紛之議哉此臣之所以
終夜長嘆繼之以淚觸冒萬死而不能已于言者也伏望
皇上勅下錦衣該司遵照原旨止將楊名速具獄詞奏請
發落其餘寧失不經免及無辜庶使反側有革心之漸而
楊名亦得全生以彰皇上寬仁之度矣

世天鑒以有罪赦過疏

魏良弼

臣竊見南京山東等道監察御史等官馬敷等論列吏部尚書王瓊事狀。陛下特勅錦衣衛差官校將馬敷等通行鞫解來京。臣連日反復思惟馬敷等遠在留都事多傳聞未能深知。陛下所以召用王瓊之意乃仍溺舊聞。泛舉往事肆為論說。自以為盡忠。聖明不自知其已昧進言之體。而陷于狂妄之罪矣。陛下差官拘囚無非使之懲創。以輕率論列為戒。抑且安瓊之心欲其感。恩思報。展布才猷以贊。休明之治也。但敷等職居言路。言雖有昧。心實求稱。况十人之中。半為試職。皆誤蒙。陛下近日

簡拔之恩豈其不思圖報而其心遽有他哉蓋以中人之
性事 聖明之主雖抱區區能免乖謬所賴 陛下天涵
地育藏病納汗庶幾奉令修職可幸無罪而已臣又惟虎
豹在山藜藿為之不採夫虎豹人所惡而逐之者然後使
窺藜藿者懼焉則虎豹于山未必無益也故狂妄之言固
若可罪然自古以來奸臣不敢竊威福之柄大臣不敢行
比黨之私小臣不敢肆偷惰之行權豪不敢長縱恣之風
正以二三臣工知則必言無論虛實言則必盡無所迴避
故人皆有所忌憚也故 聖主御世寧使有狂言無使有
隱論然後 朝廷有虎豹在山之勢若使為臣者量而後

言應而後說則履伏之情有遺于聰明之外者多矣故曰
聞言貴博聽言貴審蓋聞之博則奸惡不遺審而行則是
非不謬是在 陛下垂深長之恩而已如蒙俯 賜寬貸
曲示優容或將敷等行彼屢法司提問以懲其既往之愆
或重加罰治別行戒飭以開其自新之路如此不惟敷等
感激懲創凡聞敷等之風者皆知以狂率為戒而知所以
求自盡矣臣極知愚慙觸犯 天威無任戰慄待罪之至

應詔陳言疏

周天佐

臣竊惟陛下以宗廟變痛自修省凡政事闕失許各衙門條陳且欲濟國體民瘼不許泛濫彌文虛應故事仰見皇上畏天之誠求言之切治道更新之會轉災為祥之機也大小臣工孰不感惕思效其愚乃今闕政猶有在而忠言未盡聞此何故與實以聖明采察之度未宜而臣下畏望之心猶存也蓋示人以言未若示人以政求言之切乃示人以言耳而御史楊爵之獄未釋是未示人以政也臣時即欲冒昧上陳但聞詔書且下意曠蕩之恩必首及楊爵今後不蒙恩宥臣展轉思之心實未

要况 明旨既許條陳苟有所見寧意終默國家置言官
以言為職楊爵所言之事豈逃 睿見惟以過直犯怒誠
可矜察而爵今在獄中已經數月且 聖怒之下一則曰
小人一則曰囚犯以盡言極諫為小人則為緘默逢迎之
君子不難也以奉職納忠為囚犯又孰不能為容悅察過
之臣哉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人君一喜一怒上帝
臨之 陛下試一思焉其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於天
心否耶昔人謂雷霆之所摧折萬鈞之所履壓者爵既遭
矣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先朝露而殞是使諍臣飲恨
直士寒心楊爵一身之利害不足深惜而所關係 聖德

之損益不細也方今陛下恭默思道畏天勤政聖心洞然臣願察爵之流原爵之心特賜釋放仍乞明示嘉納不吝采行旌爵之忠謹以風天下之直則聖德如天之廣如日月之明由此而天意不回未之有也

優容言官以廣忠益疏

龐尚鵬

竊聞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無抗節死義之臣夫
節義之臣何代無之顧 朝廷所以愛惜而成全之者何
如耳 陛下求賢若渴從諫如流獨于言官狂躁者必杖
而遣之彼翹直不情無人臣禮罪由自致更復何辭然推
其懇惻之情亦未嘗無可原者 陛下恭儉仁明為萬世
法乃言官復兢兢然懷後艱之慮而因事納忠非賣直以
沽名也蓋恐心思或懈于憂勤則佚愆易長耳目少偏于
視聽則威權下移忠臣愛 君必防其漸言雖過激心本
無他 陛下駭聞其言獨未及深察其心遂使正色危言

者卒無以自存而一時骨鯁諸臣皆岌岌乎若不能終朝矣忠諫路絕則諛佞成風時政之缺失不聞朝士之忠邪莫辨事關宗社沉默苟容陛下孤立于

內廷理亂安危何從而知古稱賞諫臣而虛懷延納士猶逡巡却步中切危疑况逆耳之言嘗蹈禍不測即使忠智者决擇于其間亦何忍冒敢諫之名以遂朝廷拒諫之失亦且陛下罪言官並廢原籍為民罔待之以不死也萬一草莽餘生或斃于杖下他日史官載筆乃曰朝廷不能容直臣其於聖德之累豈小哉抑哲有言水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言納諫為英明之主也山有猛獸

慈音不採 朝有直臣致死不生言忠貞為 杜稷之衛
也故言路之通塞而世道之治亂因之古人望言路與城
門並開其慮甚遠矣伏願 陛下擴天地覆載之心鑒
古今與仁之轍凡言官狂直曲 賜優容儻欲薄罰以示
懲乞少霽 天威免其 廷杖或下法司論如律附過還
職或 命輔臣集九卿 廷議請自 上裁但責其論事
持大體不為風聞所誤以致是非混淆而已 陛下何容
心焉仍行錦衣衛自今以往凡奉 旨杖言官許即時執
奏改送法司會同擬斷併乞著為 令使奉行者不得依
違則直臣接踵于 清朝讜論飛章于 禁闥驅群邪進

敵之患燭四海理亂之源萬世太平從今伊始 聖子

神孫永以為訓此 社稷無疆之福也其二三逐臣乞給

復冠帶不終絕之使克責改圖若矜其愚姑從邊遠歸

用以警發其良心此尤 陛下特恩中外所歧望而不敢

必也再照文武官員凡於 朝班失儀者五品以下悉

面糾拏問夫 天顏咫尺孰敢忘敬慎之心其或言動周

章皆戰兢之過也刑曹收問不過照常納贖本無大罪乃

校士得奮呼而執之如捕重囚倍常寔尋此在頑鈍鄙夫

或強顏不大慚若施諸直節奇氣之士摧折多矣乞

勅所司酌量情法凡有失儀俱于 朝見後具本參劾候

明旨施行考之前朝罵辱不及于公卿鞭朴不行于
殿陛事傳青史至今以為美談願 陛下留神其裨
國體官常所關大矣臣無任惶悚待罪之至

鑒亮建言臣工以昭聖德

岑用賓

臣等待罪南垣接到邸報伏觀七月內該太常寺少卿周
治一本為感激 天恩深厚竭瀝血忱以 圖補報萬一
事內條陳定 君志以修德業等事奉 聖旨周怡這

斯抗違降二級調外任用吏部知道欽此臣等竊念周怡
向事 先帝以建言得罪落職編氓二十餘年今際遇

昌時仰荷 陛下推 先帝遺詔召用之恩復授原職旋

蒙不次遷擢徑至今官其遭逢真可謂不偶矣為怡者正

當祗承 陛下休德之不暇何至遽有抗違而自罹

明庭之辜罰乎繼旬日復接邸報內錄有怡前疏全抄臣

等再三披閱則見其疏內語多率直徑情無忌委失人臣
恭順之体似與 陛下所謂審擇所言以承朕意之諭少
有違背 陛下責以大義罪在抗違量行降調薄示警戒
此誠 天高地厚之恩在怡亦當感戴無涯矣臣等復何
詞但臣等竊思 天子之尊如天也其威雷霆也人非病
風喪心其誰肯抗 天而觸雷霆也哉語曰責難于君謂
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人臣進言于君或以將順或以匡
救皆所以務恭敬之實而盡忠君之道爾稽古虞廷以
帝舜之君臨御在上智如大禹豈不知其峻德重華之盛
而顧暨告戒無所隱避今見之經傳其懇切如此蓋忠

原缺

而罪之乎怡與起廢諸臣曩日以建言尋罪其忠誠昭灼
天下莫不誦之頃 陛下之收錄之者亦必以其當日言
事之忠也今諸臣方各慶幸得 主而事之以伸未究之
志詎知會幾何時而怡復首以建言蒙譴則不惟 陛下
收錄怡與諸臣之初心稍覺自異而起廢在列諸臣其效
用之心將不亦因是而幾於疑阻乎况 陛下之罪怡者
固以其疏內一二語詞直遂不知審擇罪之誠是也然臣
等忝閱其疏內亦有云惟願 陛下萬有千載 永保四
海之富長居 九五之尊子孫千億萬邦協和庶幾臣之
鄙心少舒萬一如此等語其將願頌禱之悃何如也既可

摘其抗違者而罪之獨不可嘉其將順之詞而姑宥之乎彼士人以危言峻節得罪廢置旋復甄用者多有改絃易轍毀方為圓而怡乃能吐露肝膈若此縱其言狂顛有類抗違而終始正直一節不少變易亦可嘉也臣等與怡素無交懽之好今惓惓為之控訴于君父之前者非敢阿黨比周以忤陛下也誠以怡之情有可亮怡之罪有可原或恐宸覽少略未曾加察爾可亮而不之亮可原而不之原于聖神之德猶為少數天下後世其謂陛下何臣等無耳目之司此而緘默不以上告是臣等亦有負于陛下之任使矣天下後世又將謂臣等何此

臣等所以不揣愚昧而不容已上言也仰望陛下廓
天地之量廣大造之仁鑒臣等愚昧之衷豁周怡抗違
之罪或復其原職或量改別衙門用使之策勵以圖後效
以終補報庶乎含弘徧覆而聖德益光大小曲成而臣
工競勸矣臣等不勝惓惓祈望之至

俯宥狂直言官以彰 聖德臨

張浚

近接邸報內開該南京刑科給事中駱問禮一本條陳十
事又該巡視西城御史楊松一本劄劾內臣黃雄俱奉
明旨屢分降調臣等仰觀 天威震疊不勝戰慄伏念
皇上臨御以來納諫聽言隱惡揚善 聖懷虛廓容如大
造二臣獲罪至是其中情狀必有所不可可以輕宥者乃荷
皇上不加重譴俱降級留用是使之困衡心慮省咎自新
天恩深渥二臣雖捐糜無以為報矣臣等竊思 國家設
六科給事中使之班聯侍從凡 朝廷政事彼皆得而敷
陳之又設十三道御史使之執持 法紀凡群臣邪僻彼皆

得而彈劾之惟其以言為責是以雖不敢樂有直諫之名
然事或得干風聞或又切于自擊則不惟責不容諉而一
念忠赤必欲達于君父之前然後其心或可少慰也問
禮所奏于事理當否臣等不敢復贅但原其心以為我
皇上近俞言官之請復舉面奏之制感激躍踴竊喜隆
古都俞吁咈氣象宛然在目故發之詞語委失詳慎然言
雖可罪其心則無他也至若楊松論劾黃稚之事臣等不
及知但按所奏以為嘗令法紀凜然輦轂之下推激
特強喝眾歐傷平人問訊聞傳曷元持票突入則稚用計
開脫情所必有松執此具題固可任當然其心亦無能

也是二臣者在問禮欲為 陛下獻一得之愚故不自知
其詞語之躁妄在松欲為 陛下申三反之法故不自覺

其題 請之過激我

皇上有其言原其意則禮所

言於時政不無少裨松所 奏於群小不無少警也旬日
之內而被降罰是二臣雖不足惜臣等恐傳聞夫直皆謂
言事得罪將見人心疑畏緘默成風倘 國家有大利害
臣下有大慈悲誰復敢為 皇上言之此臣等所以日

夕憂懼而不容已于言者也方今財用匱乏災沴疊見淮
揚水害甚慘 京師地震可畏邊陲雖幸少安而兵餉之

乞請莫支闕廣雖云奏捷而山寇之哨聚如故當此多事

我 皇上敬畏 天變洞悉民隱至不遑寧處者頃因

言官論列廣求足 國阜民之方務人各一疏用備

采擇雖蕪蕘未賤皆得盡言蓋時勢至此不得不然耳

皇上求言於前顧罪言者於後似非所以鼓舞群工而使

之有懷必吐也 法紀人心所關甚重伏望 皇上俯

憐言官論事原出無心收回 成命俾駱問禮楊松仍以

舊職供事果其罪難竟宥或量行罰治以 警其後至于

黃雄既蒙 聖斷降發更乞 明諭大小中官自後各

宜守法以供職役或有亂法于紀如雄者許言官據實劾

奏則骨鯁直諫之臣接踵而出 雍熙太和之治計日可

待矣臣等無任悚息待罪之至

表忠類

表忠義以維持世道跡

楊傑

臣聞忠義之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天柱地維賴以奠
立 聖帝明王急先褒表以維世範俗者也是以史傳所
載貞臣烈士心事彪炳至今讀之古道光華照人顏色然
豈獨古之人能爾哉我 國初死節之臣生氣凛然表表
可錄疑崇之典實有待夫 今日者矣臣自少時傳聞父
老談及革除之變時當事之臣若尚書鐵鉉張統陳迪齊
恭侯恭侍即卓敬胡子昭黃觀郭任陳性善都御史景清
練子寧茅大方大理寺少卿胡國寺丞鄒瑾太常寺卿黃

子澄少卿廖昇廬原質侍讀少孝備妻趙修撰王叙英給事中陳繼之龔泰黃鉞戴德彝韓永御史高翔曾鳳韶魏冕王度葉希賢中書舍人朱和郭節梁良王何申卽中梁田玉上事巨敎布政使張曷按察使王良副使程本文僉事林嘉猷知府姚善陳彦回葉重仲長史劉璟紀善周是脩斷事高魏知縣顏伯璋鄭恕教授陳思賢敎諭王省都指揮馬宜朱鑑等雖職有崇卑忝任不一要之均能奮不顧身以義自殉視死如歸不為擊虜或先事而矢謀或臨危而抗節或竭力而固守或同心以赴義或從容自殞或慷慨就刑或竄身海濱或結誠庵序誠天地間正氣中流

砥柱方駕古人無少媿者也而錄忠 詔後尚為勅

此臣竊為之嘆不得不汲汲與之哀鳴而干瀆 聖

者也且當其時而死其事者臣之分也 天地之義也

吾之心固無較于人之知與不知也哀其死而錄其忠者

君之仁也 天地之道也所以教天下後世之為人臣為

人子者不可一念而忘忠孝之心也 君義臣忠各盡其

道焉耳仰惟 聖明御極百度惟貞凡可以風勵天下

之道固不欲修舉而推行之俾萬邦臣庶知所自奮若夫

錄精忠于既往 啓人範于將來 關係風教豈小補哉

臣敢據厥愚悃冒昧 上言伏乞 皇上務閱群忠立

準萬世

勅下廷臣詳為萬古計議

旁求博訪務俾

不遺各舉所知類疏

上聞果與臣言相孚乞將鐵鉉張

統等死忠實跡付史局編校載在史籍以垂諸不朽仍

念其盡忠所事各追

贈官謚

錄用其子係俾所在有

司創立

祠宇以時享祀則鐵鉉等孤忠勁節轟烈天

地英魂義氣光臨俎豆九原之下雖死猶生皆

陛下

賜也天下後世將莫不曰鐵鉉等真忠臣也知而

錄之

自

陛下始也凡懷忠義者莫不欣欣然感激爭自奮

發矣夫仁莫先于恤死教莫大于表忠一舉而仁道立

教化行人才之盛亦因以見此

帝王盛節萬代所

仰者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惻忠貞以勵風俗疏

趙允

欽奉 詔書內一款一寔潔之變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逵杖節死義一時被譴之人日久尚未褒錄都御史王守仁倡義督兵平定禍亂并同事協謀有勞之人亦未及論功行賞該部即便會議擬奏果定奪欽此該兵部具題其都御史王守仁等已蒙 聖恩封賞有差續該禮部祠祭清吏司為孫燧許逵祭題奉 聖旨是孫燧許逵同時死義精忠大節著在天下孫燧贈禮部尚書許逵贈右副都御史建立祠宇春秋祭享祠額與做旌忠還着照贈官品級祭葬他男各一人做世襲百戶欽此臣切惟

人臣不幸而臨大節其幸而成大功者 國家褒賞之典
皆不容已但生死心跡之間不可不辨何者節一出于忠
貞功或成于際會褒節所以勵萬世賞功所以勸一時使
人皆執節未必無功然有功者固不必其皆有節也當震
濼初變人心洶洶一時遠近提師旅嬰城守者固皆奮然
也忠義之臣顧慮定而行或觀釁而動仗 皇威于坐勝
因衆志之既攜跡顯心微功成不計故大加封賞報典已
逾厚矣惟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達變出倉卒命在呼吸獨
能抗節不屈折以危言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至于臨刑
罵不絕口忠義激烈心跡昭然使一時省臣皆懷忠憤如

燧與達則平時不阿皆可折其謀臨事固死皆可奪其氣
兇威自削惡黨自消宸濠必不得出江西至安慶待攻城
不克狼狽旋師而後就擒頃蒙 詔旨褒嘉 恩禮稠疊
賜之祠額題曰旌忠是二臣之跡與心 淵衷洞鑒復何
敢議但臣愚竊謂官雖不同同歸于死功雖未成能成其
志今贈官視其廢廕子止于百戶臣恐隆重之典激勸之
道容有未盡何則依達以立罪或減于得生廷延而待功
或遂夫厚報如二臣者一死重于太山大節勝于成功也
况父子出于天性哀痛極于終身萬一二臣之子困頓于
家貧傭蹇于卑品或祿不足以供其祀勢不足以贍其家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一
一有不當其心則人將謂死者之薄不如生者之厚皆愛
生以希功惡死而幾節人心未厭風化有虧故臣愚以謂
陛下隆重之典汝勸之道容有未盡者誠有慮乎此也伏
望 皇上憫一臣之死之苦 勅下該部議處其贈官不
必別有所崇惟于廕子一節于百戶之上量增爵秩以示
殊恩則不惟慰二臣長隕之心為一子終身之地而
國典以公人心加勸臣節勵而姦究消矣

錄忠裔以均卹典疏

章僑

正德十六年五月間該臣奉 詔往雲南等處 開讀既

而謁諸先賢有所謂二忠祠者並祀翰林院學士王忠文

禕刑部尚書吳忠節雲于其市額 賜曰二忠者也先是

元洪王弗內據有茲土我 太祖高皇帝特命禕往諭

不屈死之繼而往亦死精光偉烈輝映後先事載重商誌

及諸文典者為詳 朝廷深加痛悼 贈官 錫謚廟食

于茲以彰忠義之教以峻夷夏之防以壽我 明億萬年

之命脉者其意已獨至矣臣自幼時聞諸父老者曰我金

華入 國朝求以德學文章敷闡太平之治者有宋濂氏

以文章節義表樹君臣之極者有王禕氏瀟從蜀祥死滇
中二氏子孫門祚衰落談者憫焉臣同鄉晚進是行有年
行而萬里之外首瞻遺像感愴益深訪之士人猶或能道
其遺事雅敬如昨豈非所謂理義入人之深千載猶一日
者乎查得先年雲子黻以恩蔭補國子生知交陞縣
當歿于官言者上瀟事始末朝廷復官翰林承旨
賜謚文憲近六世孫德芳乞恩比例錄蔭已經該部行
查去後則瀟之子孫亦庶乎不長棄矣獨禕自國初
以迄今日子孫未霑一命之賜揆之卹典以為未均
夫人臣死國固無報廢之望國家勸忠則有世祿之

恩賞將以厚往而開來也死事於雲則先文學於濂則並
而 廉錄一節若干禕乎少靳焉何耶 國家百五十年
餘伏節死義之臣後先相望是固 祖宗卷主之報而

禕倡率之功要不可誣故宸濠之變孫燧從容死之許達
慷慨死之卒之罪人得而 社稷不搖 陛下得以
中興燧遠之功不可少也故臣嘗有言曰孫燧許達

中興之忠臣也王禕吳雲 開國之忠臣也 中興之迹
近而易見故言者易為力 開國之事遠而漸忘故論者
難為功然而 帝王興滅繼絕之道 酬功報德之典雖
在異世猶或追之况 國初之臣也耶是意也給事中毛

憲言之監察御史唐龍言之虞守隨言之可見公論之在
後世者益不容于泯沒嗚呼韓厥有言成季之勲宜益之
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 陛下何忍篤近而遺遠厚於
彼而嗇于此也伏望 節省濫官之私以 卹忠臣之裔
仍 勅行查王禕原籍有無嫡庶孫男起取來 京或量
與一官或送 監讀書遠附吳黻之例近如德芳之
恩天下將指而目之曰此 國初忠臣王文忠之裔也顧
不美與併乞查雲自蔽廢後曾否承襲而與之續焉則
恩典同而無不均之嘆風化彰而有興起之效其于
國家豈曰小補之云禕等子孫幸甚 宗社幸甚

廣恤典以光 聖治疏

王治

近該吏部欽遵 聖旨查議原任光祿寺衙門少卿等官
馬從謙申良張遠常春周鈇 卹錄之典奉 聖旨這廝
每無理都不准欽此大小臣工莫不驚疑以為 陛下
臨御以來 恩澤廣大在以言得罪之臣蒙被為尤渥也
豈獨於從謙等五人斬之乎意者五人生平間有不足以
當 褒恤者歟然其因事納忠節旣固相近也借曰有所
軒輊豈宜一槩棄擯臣等備員言路若不懇情不為無罪
但以此事原在吏部奉行獻可替否亦其職分如其不行
執 奏臣等將併糾其阿徇之失以批鱗可 闕不允不

止未為晚也至本月十一日接到吏部一本為申昨

新詔以廣 聖恩以昭大信疏內陳道 詔卹錄從謙等

不可中止之故語意明白懇至矣猶未感動 天聽奉

聖旨已有旨罷欽此臣王愈加驚疑以為前此群臣奉

詔卹錄之議俱蒙 賜允獨此至再之請 天語峻拒使

曠典有遺拾遺補闕責在臣等豈容終默夫馬從謙等應

該 卹錄緣由具列該部疏內臣等無容重贅直據此

卹錄之典有不容已者六端焉竊惟先年諸臣進言雖忤

觸 雷霆而心本無他一念燥 主而已蒙 恩責斥

蓋誤于擠陷者之語非 先帝本意也是以憑几 詔卹

諒其為 國之赤心而忘其愚慙之小過此由 堯舜之德 覆載之度超越千古遠矣 陛下似宜成終續美

一也伏觀 皇上明如日月萬物畢照誰不仰之則從

謙等苦狀不可獨使沈昧于覆盆之下二也 皇上仁

如大造萬物並育誰不感之則從謙等幽魂不可獨使抑

塞于寒谷之中三也 皇上登極 詔傳布天下信如

四時矣從謙等既合 明詔卹錄之條而忽中止焉恐無

以示 大信于四海四也 自正德十六年以後嘉靖四

十五年以前建言得罪諸臣雖經查舉然事遠人亡未免

遺漏方許撫按續舉若使傳聞從謙等不蒙 卹錄恐遠

近觀望顧避野有遺忠 朝有缺典非 盛世美事五也

且時止多事方慮乏材遠掇博取不過求為 陛下矢

謀據忠邪替擔當以濟天下之事焉耳今使諸臣言不入

議不行閣臣不得與聞 旨意裨贊可否 元首股肱

似乎間隔 陛下虛心信委者又何人也誠恐山林材

賢將見幾而遠引矣即強出焉求順 旨而不求濟事雖

臯夔何益于 今日哉一事輟而衆正之志沮焉此不容

已者六也伏望 聖明俯納該部及臣等愚忠將焉從

謙等或照前 卹錄或分別輕重量加 恩典不惟表忠

獎真榮死者足以激勸乎生人而言聽道行信見用者尤

足以興起乎未用 唐虞都俞之風 雍熙太和之治機
括在此臣等誠為世道計不為從諫等五人請也下情無
任懇祈之至

廣郵典以勸忠義疏

顧尚鵬

近該吏部欽奉 詔書將原任光祿寺少卿充軍馬從謙
員外郎杖死申良右給事中充軍張逢給事中充軍常恭
清紀即為民周缺各擬贈官有差奉 聖旨這厮每無理
都不准後該部仍具 奏牘覆 請奉 聖旨已有旨罷
欽此臣等仰見 陛下權出 獨斷 恩不濫施何敢
更為 瀆擾但竊念馬從謙申良等抗節死義排斥權姦
無非為 宗廟 社稷計今雖死填溝壑而孤忠勁氣凜
凜猶存伏聞 先帝遺恩 皇上新 詔豈獨草莽生
金之臣讀之感泣即馬從謙申良等皆百拜泉下不圖

今日復見 天日重明矣茲該部兩題 恤典未蒙

俞允豈 陛下猶未詳其徃行而深察其心也耶馬從

謙以危言犯 先帝之怒復聞有陰嫉之者遂終蹈不測

卒無以自明至今士論昭然皆知非 先帝意而申良張

達常泰周鈇等或以 大禮或以大獄或指斥時政皆奮

不顧身力持 國是天下皆信其為古之遺直而深憐之

皇上鑒別精嚴徒泥馬從謙被誣之跡而槩使諸臣並絕

于 生成之外今考其因事納忠與前後建言得罪者聲

跡並著百世同符而 陛下矜恤之恩乃彼此懸絕輿

情洶湧紛然有詞皆謂 明詔流傳海內稱快今朝令夕

改何以布太信于天下莫不罪臣等職列臺諫奉 詔依
違無以廣 陛下履載之公激天下忠義之氣且將曰
陛下仰休 先帝至懷自 登極迄今無一念不祗承
先帝獨于存恤焉從譙等與 遺詔不同先是諫言之臣
存者 召用矣死者卹錄矣 詔墨未乾觀聽頓異恐以
後凡應題卹典一切報罷則巖穴之人聞 命鮮休正直
之士望風攢眉于此于世道 維新之時誠非細故豈獨為
五臣惜哉事關與奪之公將為萬世法豈輔弼諸臣在
陛下左右皆不得與聞耶何無勸導之者雖臣等亦無以
自解于衆論而不能釋 朝士之疑也伏望 皇上下廷

臣議 俯察輿情仍從該部所 請或量為區別使馬從
謙等得釋其前過事 先帝于九原耿耿英魂銜結忠奮
雖死猶生而天下直節奇氣之人更相感發效忠干
陛下者益濟濟 清時矣

錄愚忠以光 聖孝蹟

陳洪謨

欽奉 詔書昔者孝未遂於尊親事多拂于天性君臣之際未免少乖舉措之間或多違戾今彞倫攸叙大禮告成朕方欲同心以和典禮之衷敬重以建臣民之極爾內外諸司百僚務宜體朕之意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書者盡其忠凡舊章未復弊政未除人才不用民生未安邊備未飭軍儲未充一切有補于政理利于軍民者其一一條具奏 聞朕將舉而行之期于得禹國之歡心致天人之祐助以成至治以全 大孝則朕之志于是乎可慰矣欽此欽遵臣伏聽之餘仰歎 堯仁如天 舜孝通神然猶

不自滿假許令臣等脩職盡忠一切有裨于政理者條具
奏聞寔即成湯檢身如不及武王不泄邇忘遠之
盛心也臣愚且闇荷蒙聖恩間拔擢任撫臣矢心戮
力無以仰酬萬一然鄙懷偶有所恐不以上聞是以
君如是而忍負之臣之罪豈容誅哉用是敢布其腹心焉
臣聞諸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又
曰父母之所愛所敬者亦愛之敬之終身不衰至于犬馬
盡然而况于人乎前此在廷臣因議大禮各出
已見未當聖心伏諫號泣于陛之間誠亦有罪
然揆之于禮則亦臣子事君之常耳豈可深

異乎諸臣如侍郎學士以至給事中御史主事等官皆

祖宗列聖之所培養且恭穆獻皇帝好賢樂善遠邁中

平龍濟之日每見賢臣貞士輒隆禮遇則前諸臣者正

獻皇帝之所深愛而致敬焉者陛下如有其過憫其

愚從其寬貸之調謫遠戍者復還原職被禮物故者優

厥後是即禮所謂父母之所愛所敬者愛之故之終身不

衰之意真是以仰慰獻皇帝在天之靈其於聖孝豈

不為大有光哉臣聞陛下英奮天授紹統之初嘗禮

召輔臣賜之燕坐又嘗敕錫群臣渙頒恩典君臣

之際禮遇隆重何嘗有乖但此舉措揆之堯舜之德委

有違戾 綸音播告凡有耳目者孰不感慨激烈以為

聖心必有不安于此者矣然 湯武之聖史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故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 陛下奚獨吝于

是乎况侍郎何孟春學士豐熙等皆操履醇固學識闡深

正宜置諸 左右以資啓沃修撰等官呂柟楊慎鄒守益

王元正安磐張漢卿朱淵馬明衡等皆涵養冲裕論思有

体亦宜出入 禁闈以責後效至于給事中等官張原毛

玉裴紹宗王思王相胡璠等身後無以為殮妻孥未免沈

落尤為可憫然此皆諸臣愚戀之甚不能將順其美之罪

也如蒙 皇上廓與天同體之量推威與維新之 恩特

垂 聖慈濟前諸臣而 賜優貸俾調謫者得以及時效
用物故者得以自慰無憾 聖諭之所謂有裨于政理
者宜莫急于此而得萬國之歡心致天人之祐助或亦不
出于此矣

表忠類

遵 詔闡揚忠以彰 聖朝盛與疏 賀一桂

臣伏親 皇上登極之初 詔天下有司優錄革除間忠

臣一 時臣民莫不歡呼欣戴以為 大聖人之所作為曠

古一見即武王之封墓釋囚遠讓 德焉臣欽遵備行各

屬遍訪博求務使忠隱節光昭無遺節據山西布按司

道查報張昂澤州人累官刑部侍郎掌北平布政司事與

謝貴共集兵守王城被執不屈曰真死靖難後族昂家一

子避脫苗裔今猶有存者梟詔長治縣人歷官刑部侍郎

充北平採訪使尋陞刑部尚書靖難兵入城被執不服死

家尋沒子孫間有變姓名逃者今苗裔尚存高魏遼州人
洪武年間以孝行旌授前府左斷事累疏時事太祖嘉
納之坐罪謫戍貴州後乞歸應詔陳時政會北兵起趨濟
南守城破縊死驛舍子孫流散間有存者弟高宣代戍
貴州魏死調羽林左衛有孫高廣見戍不缺又徐讓係布
政司理門衛隸係孝義縣縣丞俱不知何許人建文間兩
人同應募使其平遂俱授衛鎮撫赴軍戰沒等因臣惟張
昂首難死事殺身無悔暴昭高魏從容就義捐生不移其
精忠勁節均之可泣鬼神徐讓衛隸雖各原籍難考然以
微職而效顯忠要皆九死不回且高魏孫高廣見戍羽林

有司不敢自釋坐視忠臣苗裔世茂如故豈所以奉揚

德意而昭宣 曠典臣伏觀 之皇帝聖諭有曰諸臣盡

忠于 太祖故盡忠于建文又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今

皇上優錫一詔即 太祖高皇帝之心亦 成祖文皇帝

之心所謂善繼善述莫踰于此蓋包天下萬世以為 度

而實維天下萬世以為 教此其風世勸節詎有涯際夫

上德弗宣幽忠弗顯有司者之過也是敢冒昧陳瀆伏乞

勅下禮部再加擬議覆 請容臣督行有司總建一祠于

省城將三臣秩祀以徐讓衛健配之惟復 允賜各子孫

衣巾一人奉祀其高祖苗裔見戍羽林左衛併乞 矜宥

而復其業庶幾 至德丕昭風教永垂 聖朝之曠典修
舉益光而萬世之臣節維植不朽矣

亟旌忠勇以昭激勸疏

沈東

臣惟宜武功而彰征討 朝廷之大政也 旌功能而表
忠節激勸之大機也故上有必賞之典以酬功則下懷必
報之忠以竭義感應速而武功競 帝王安攘之道在是
矣近該總督宣大兵部尚書翁萬達奏稱急處總兵官員
以安邊重鎮事內開總兵周尚文病故緣由一時傳播
中外聞者莫不悼惜則尚文之為將也封疆所賴而公論
攸歸可知矣臣嘗訪其為人薄淡寧志忠勤自許馴驕悍
之卒而制其命消方形之變而伐其謀忠勇素著有足稱
者及今虜騎深入聞 命疾趨奮勇先登仰仗 天威多

所殺獲虜遂徬徨宵遯此又一時奇功也遇蒙 皇上明
見萬里 特賜褒嘉陞其官秩 綸旨渙頒固足以感動
乎人心矣但考尚文之功似有未盡之賞 睿謨宏遠意
必有在昔宋藝祖英辟也太原未下不與曹彬使相非有
旣吝之心亦非以其功之不足以當使相也懸爵賞以待
之所以鼓其志而將厚其終也臣愚妄揣 聖心亦以邊
境未寧尚文之賞固將有待而施乎然 曠蕩之恩可徐
施于生存而懋賞之典當終全于死後今尚文既死勲績
猶存 皇上卹典之隆所必加者臣復何言但賞不喻時
而後人知感厚以酬功而後效忠赴義者有所奮因一人

而勸千萬人者此機不可失也臣惟願 皇上速施與

厚報而已誠于此時 勅下該部查其先今功次從公僉

議 贈之以爵 命之崇輝以之以延世之賞則 仁恩所

被真若春風時雨萬象皆昭以九邊之廣百萬之衆感激而

思奮者又安知無出于尚文之右者乎且查向日大學士

翟鶴伍堡之修初非格戰之功特仰賴財力之富猶得廢

子為錦衣千戶尚文知衛 國而不知有身誠今日長城

也所以處之者可出自程鸞平乎此臣所以請 皇上之

厚其報也臣入聞之忠莫先于殉義勇莫難于敢死蓋賜

江瀚膺北虜之衝遏南奔之勢兵援不至而繼之以死是

誠社稷之臣也廟祀膺贈國有常典也蒙皇上憫念忠魂另議舉行矣但照孤遠之臣忠赤每滯于上聞廣遵之德仁恩恒寄于命令辭之足以通天下而感人心聖人所不廢也嘗觀我太祖高皇帝之廓清胡元也北平一詔人心翕然景從凡遇將帥死王事者每每親製文祭之聞者莫不感泣踴躍是以三軍合心百戰無敵功高萬古有由然矣夫人心本無今昔之異而時勢又有難易之殊以開國草創之時反側未附尚能進人心于詔諭之間而况今深仁厚澤萬世攸同其感又可知也臣乞皇上勅下該部俟查勘既明即行

林院特將董暘江瀚死事之功撰文 諭祭頭布 朝廷
憫惻之意悽悽垂卹之仁務使明白易知感人易入則聞
者激烈悲壯意氣奮躍惟恐董暘江瀚之不若以自棄於
朝廷也由是萃忠義之師厲烏合之虜可一鼓而空北漠
矣此所謂心機為上制梃以撻利兵者也 皇上廓清之
功將不與 聖祖同符哉此臣所以傾 皇上宣諭係以
彰 德惠也夫三臣者成敗易致而同功一體臣非敢私
厚于三臣也誠恐九重深遠下懷難訴而當事之臣不
能上體 聖心任己意而與奪于其間則冒濫或得千倖
成功忠反抑于捐棄以致 皇上嘉功憫死之至仁將鬱

而不能下究絕邊窮塞之將士亦隔而不能上達安能奮
發興起以自效于頗牧之流而副 皇上拊髀之思乎臣
等待罪言官切見邊方未靖每厯 聖慮苟有一得之思
敢不上塵 天聽 皇上少加垂察焉

廣仁恩以振紀綱疏

陳洪謨

聞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而紀綱者所以彊理上下整
齊人道不可一日紊焉者也禮曰紀綱既正天下大定藉
愈氏曰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
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我
朝創制立法稽古建官內外相承上下相維大綱小紀秩
然不紊以故百六十餘年海內乂安雖有一二悖逆之徒
包藏禍心妄干天紀者皆不旋踵底于殄滅 國勢尊而
無抗隍之虞此無他名分定而紀綱布耳乃者大同叛卒
既賊虐將官復叛害撫官 陛下物欲寬貸許其自新

有識之士皆以為紀綱所繫李唐藩鎮之禍漸不可長既而鬼視其魄復肆跡梁李賴 皇上震怒命將出師人

人自奮勇氣百倍不旬日間就擒斬者五十餘人此誠警服姦雄易危為安之機也近睹邸報侍郎胡瓚擊軍宣府駐劄總兵桂勇行取回京別用等因臣愚且聞遠阻江湖不識 廟堂至計第以今日之事有進無退 王師所指

必令殲厥渠魁搜捕首惡而後告災肆赦務從罔治庶幾威令可行紀綱可振否則奸宄借背而欲 國體之尊世道之理蓋亦難矣又睹邸報張文錦妻李氏奏稱遣官挾讐謀同計害辭雪極苦冤抑等語原節該奉 聖旨敕文錦

慶重乖方激成邊患李氏如何又捏詞 奏辯王使之入
着將抱本之人追究明白來說欽此臣不知其中所辯何
事但伏讀 聖諭似有致恨于文錦而不容釋焉者夫以
文錦叨膺重任致茲大患誠宜深加譴責以為付託不効
之戒然事在朝廷雖誅夷之可也若因假手士卒又從而
懲憊之傳之四方群小皆得以藉口而淺生陵替之階其
紊 國家紀綱之大豈細故也哉昔宋太祖時李漢超為
將強取民間女為妾又稱其不還其人懇于太祖乃召而
問之曰汝女當嫁何人也 農家也又問自漢超為將契丹
敢犯邊乎曰否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為妾不猶愈

于農婦乎漢超不守閩南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遂責而遣之由是將帥感恩誓死圖報遂開大業史稱宋祖得待臣之體終三百年饗養士之報其以此也且文錦在大同若果貪財縱慾剝削軍士或妄興工役致誤軍機猶有朝廷大中至正之法况其心本為國謀其事亦為邊計若緊指以為激變死有餘修曾不少惜將來萬一地方有事誰復肯任其責哉矧自正德年來江彬用事誘置邊卒出入禁庭後雖分道歸鎮此輩猶懷怏怏下屐不靜且稔知內地軍士強弱稍不如意輒敢撫劔疾視其長帥漸成驕橫難制甘肅之變已為之先矣然則何獨歸咎于

文錦乎伏望 皇上擴天地有容之量普日月必照之明
將臣言下之 廷議參詳公論再查張文錦賈鑑脩復水
口果為公無私或量 賜優恤或容其奏辯免其追寃庶
名分可全而紀綱為之稍振矣臣非敢為張氏之謀也實
以為 國體計耳伏冀 聖明憐察無任戰怖待罪之至

崇節類

額天乞恩願代夫死疏

楊繼盛妻張氏

臣夫原任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因先任本部車駕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謀 聖恩僅從薄謫旋因鸞敗首 賜前洗一歲四遷歷抵前職臣夫拜命之後卽 恩感泣私圖報效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尚徂書生之習遂發狂論委的一時昏昧復荷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卽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剗去脅肉兩片斷腿筋二條膿血流約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皆濡汗日夜籠櫃備極苦楚又

年荒家貧常不能給止臣紡績織履供給餉食已經三年
該部兩次奏請俱蒙 特允監候是臣夫再蹈于死而

皇上累置之生臣之感佩惟有焚香禱祝 萬壽無疆而

已但聞今歲多官會議適與張經一同奏 請題奉

欽依依律處決臣夫雖復捐驅市曹亦將瞑目地下臣仰
惟 皇上方願養冲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
惜一迴 宸顧下垂覆盆倘蒙 鑒臣螻蟻之私少從

未減不勝太幸若以罪重不赦頭即將臣斬首都市以代
臣夫之死夫雖遠德懸懸親執矛戈必能為疆場效命之
鬼以報 皇上臣于九泉稍有知識亦復啣結無既矣

臣無任激切祈懇惶悚待罪之至

披瀝血誠懇 恩身代夫囚疏

沈東妻張氏

臣夫沈東叨中嘉靖二十三年進士除授直隸徽州府推官績業行取選授禮科給事中東猥以愚昧之性冒妄建言誠當萬死荷蒙 皇上寬宥有下獄待罪經今一十四年東上有老親下無子女孤苦伶仃俯仰無賴止遺臣一身寄居旅舍早暮力作女工以供口食艱難萬狀度日如年臣夫之父今年八十有七衰病侵尋風燭不定養生送死之具更無可託臣孱弱寡妻顧此失彼欲歸以養舅則夫之饋鬻無資欲留以給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臣夫束縶囚之臣誠不敢復顧家私切覩 聖朝仁恩曠蕩庶類樂生

豈臣一門窮苦顛連自遺 覆載之外臣每自念何惜一
死所以忍苦苟延者誠望 天地有曲全之仁 雨露無
不被之澤也今臣舅已當垂死之年臣夫未有再生之日
臣願以身代夫繫獄暫容臣夫送父年終仍即赴獄待罪
庶使臣夫得復見其父少伸父子之情臣以舅付託于夫
亦得全夫婦之義則臣舉家感戴 天恩萬代銜結圖報
無窮矣